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刻醒世恒言 第二十回 李判花糊塗召非禍

人當權，莫執拗；方便人，省機巧。
商鞅法，自斃了；王安石，不到老。
更糊塗，當禍天；坐公堂，冤孽報。

侍聰明，多懊惱；忠恕心，擴充好。

為甚說個「坐公堂，冤孽報？」大凡做官的人，豈是真個要做不好官麼？只因他權柄在手，一言一動，就可以生死得人。若是個忠厚謹慎的，凡事小心，畏天畏人，做去不致有失，自然天祐之，人祝之，福報綿綿，千鍾食祿，子孫卻也悠遠。若是個恃著聰明用事的少年科甲，幾句歪文字，都是記誦別人的，一時僥倖了去，就看得天公箬帽大，一切民情風俗也不曉得，憑著自己聰明做去，威權任意，小事做壞，也就暗損陰鷲了。若凡事錯了個頭兒，他不肯認錯，恐被人談論，壞了官聲，就不好圖大大的榮顯了。一錯寧可直錯到底，心下未嘗不知，也只得硬著做，叫道做口著了，也只會騎虎之勢，不能相下。明明錯，這卻不是真個無心之錯，豈不害事得多哩。再若是個糊塗的人，冒冒失失，一帆風不知東西南北，若待不憑這些書吏，自己又不知就裡；若恃憑著這些書吏時，又恐誤了名頭，這叫做半是半非，糊糊塗塗的做去。做得好時，是百姓造化去了，做得不好時，誰敢當面道他個不字？只道個做地方不著罷了。說話的，依你這等說起來，做官這等煩難，普天下做官的，多似芝麻子兒哩，都是會做的，都是不會做的？包龍圖有得遍江船麼？不是這等說。只是做官的，不可把那孔夫子「臨事而懼」這句說話忘了便好，只因看得小民易欺，有何足懼，就到得失誤了。喪其心術，害及子孫，沒了陰鷲，都做壞了。故有那「坐公堂，冤孽報」的說話，若論那有意做邪人、乾歹事的，又何足算哉！詩曰：

凡事還須要三思，若聽一面見分離。

為官權重人人畏，再加任性失便宜。

如今卻說五代殘唐湖廣衡州府，有個判官，唐時取名叫做五花判事。這判官姓學，名渾，號兩端，原是四川夔州府人氏。在這衡州，做了三年判官。也斷了許多無頭的、不明不白公事，心下須不甚明白。卻喜有一件的好處，只是不肯要百姓的錢。若打斷公事，最要任性，不肯虛心，故此做官，也有喜他的，也有怪他的。喜他的道是清廉，怪他的道是糊塗，這也不在話下。一日，這李判官出外拜客，打從衡州府城隍廟前經過，只見有一起人，在那裡燒黃罰誓，誓畢出門，口中嚷道：「如今與你到李青天那裡去！」一個又道：「還是白太爺的清，還清得好哩！你莫說李青天，你倒要討便宜去見那李糊塗麼？我偏要與你見白太爺！」只因這一句話，有分教，極正氣的陳隆受了非刑之屈，無意中的判府，招了無妄之災。正是：

是非不是無心起，無心卻惹是非來。

這一干人，都是衡州百姓，為因爭鬧不明，都到城隍廟立誓，然後要去告狀。起初說要到李青天那裡去的，姓張，叫做張阿牛；說不要到李糊塗那裡去的，叫做陳隆，兩人正是對頭。這陳隆怒叫嚷道：「要到白太爺那裡去！不要到李糊塗那邊去！」方才嚷得這一句，抬起頭來，不想這李判官的轎子，不遠不近，剛剛到在陳隆面前。那李判府坐在轎上，心中自想著拜客的說話，況且喝道紛紛，叫眾人站開，李判官倒不曾聽得。這陳隆一面嚷，不曾住口，抬頭看見，恰好是李判官抬過，豈不吃驚？已是驚得呆了。誰知那張阿牛情知理虧，他就趁著這個風兒，上前一步，大叫：「青天爺爺，為小民伸冤！」李判官吩咐住了轎子，叫過眾人來問。張阿牛一把扯住陳隆，向前跪稟道：「小人張阿牛，當初二十年前，曾欠陳隆二百兩銀子，歷年到今，本利已都還過了。只因小人失智，不曾問陳隆討得原先欠票出泉，因此被這陳隆屢次詐害，又詐了若干銀子去，酒食也不知吃了多少。今日又來小人家裡打搶，小人情極了，只得和他到城隍爺那裡設誓，小人其實還明白他銀子，他只顧還要白賴小人的，他故此在這裡嚷說老爺糊塗，不要來見老爺，要到白太爺那裡去告，這是老爺親耳聽得的，須不是小人生造出來的。方才還叫喊不住哩！如今小人也不敢多說，只求老爺作主，追出他原票，還了小人，杜絕後患，小人情願就在老爺台前，一本一利，再與他四百兩，也是情願。」李判府聽他說得句句有理，且是氣直理壯，說得直捷痛快，不像個欺心的，隨叫陳隆來問。

陳隆起前，果是說了那「不要到李糊塗那裡去」這句話，卻是有的，不防著張阿牛一把扯去見官，又造出這一篇大謊，說的謊都不是起初設誓相關的緣故。及至李判官問他時，一句也氣得說不出了。又驚又氣，目瞪口呆，半響說：「青天爺爺，不要聽他謊言。」那張阿牛乖巧，一口就來咬定他道：「你方才說李糊塗，如今見了老爺，又假喚青天老爺，誰希罕你叫麼？」故意只把這青天不青天來打諢。這陳隆心虛，只道李判官真個聽得了，只是分辯不出，又掙了兩句道：「是他的妻子，是他的妻子將小人銀子藏過了。」李判官性氣起來，就大怒罵道：「你這奴才，欺心是真了，什麼妻子不妻子！」喝叫重打三十。兩行皂快聽得本官吩咐，不問事由，拖翻陳隆，重重的一氣就打了三十板子。打完了，吩咐叫帶回衙去再審。這陳隆不打時，已是氣得死了，又熬了三十悶板，那裡扒得起來？一口氣不回，就暈死了。半日，方才醒將轉來。李判官一路抬回，自己在轎上尋思道：「那張阿牛說還過許多，如今肯拿出原票時，又肯還他一本一利，這明是哄我。我如今偏要他拿出銀子，方才追票與他，難道那陳隆還不肯服我麼？」一面想，一面到了衙中，又取他一行人跪下。李判官叫陳隆上去，道：「我也難憑這張阿牛的言路，我如今定要他拿出本利四百兩，然後你須還他票子，不可有違，這是我老爺至公至明了。遠年宿債，不要論他曾還與不還，如今有了一本一利也夠了。」一面吩咐阿牛，速去取銀來回話。張阿牛歡喜，領了言語出外，飛也似去取銀去了。

這陳隆是個樸實之人，一味氣得要死，慢慢的又叩頭稟道：「那張阿牛並不曾欠小人銀子，小人並不曾勒掇原票不還。只因張阿牛是小人久相好的朋友，小人在京中生理回來，有本錢三百兩，趁得利銀一百兩，共是四百兩銀子帶回。昨日到城晚了，如今城門防守甚嚴，一晚就要關閉，遠方出入之人，又要盤詰，小人因身邊帶著銀子，不敢連晚入城，就在這好朋友張阿牛家裡宿了。將銀子放在牀頭，睡了一夜，不想次早起來，銀子都不見了。小人向他取討，他自己不走出來，故意只叫他妻子出來回小人，只說不見有銀子。小人急了，說你將出來，我與你對分了罷。他又不肯，只賴沒有，鬧了半日，他從後門反走向前門進來，看見小人與他妻子爭鬧，他反扯住小人，說小人要強姦他妻子。因此小人不服，走出來，叫了地方人等，」就回身指著下面跪的人道：「方才同眾人到城隍廟設誓完了，正要到老爺面前告狀，如今只求老爺作主。」李判官聽了，拍案大怒道：「你方才如何不先叫屈，那張阿牛一見我，就說你搶他票子，希圖謀他妻子，故此不肯還他。如今遲延了這半日，就生出許多言語來哄我，不信你做客經商的人，何等老成，到了自家城門了，倒不入城，反在城外歇宿，銀子難道不仔細收藏，可他的先說本利肯還你四百兩，你就說你的本利恰也是四百兩麼？你如此奸詐，如何瞞得我過！」因叫眾人上來問道：「他講的是真情麼？」眾人見官府的口氣不好，卻是陳隆口嚷「李糊塗」這一句話，眾人都聽得的，也道是官府怪他了，誰敢替他分辯？況那張阿牛平日相處的一班鄰里，有心要謀賴陳隆的銀子，私下已曾許分一半與眾人的，眾人一齊應道：「小人們不過是鄰佑地方，那知他二十年前結債的就裡。就是陳隆在京師拿回的銀子時，小人們一發不知了。誰人同他到京裡去哩！」這幾句話，又添了一個釘了，卻好張阿牛將銀四百兩一拜匣拿了進來，當堂簡看。陳隆叫道：「這銀子那是小人的，他拿去傾銷過來哄老爺哩！」李判官大怒道：「你怎見得就是你的銀子，這銀子可會講話麼？好好將出原票還他，你就當堂領了這銀子去；如不還他原票，你也休想活了。」陳隆說：「他原不曾借小人銀子，那得有個原票還他？」李判官道：「恁地沒有原票時，你也休得與他相爭了。叫張阿牛仍舊將銀子拿回去罷。」自己退堂，眾人趕散，氣得這陳隆乾淨沒了四百兩，又打了三十板，自己尋思：「難道如此就罷了？」也只認做自己說得那一句「李糊塗」不好了，思量要到上司去告他。又道：「他如今有了我這四百兩銀子，衙門裡有錢使用，官司口定贏了，那裡去論得有理沒理？他如今又有李判官做主，如何告得他？」因此歎口氣，「只是告他不得了」，一步步挨了出來。一路思道：「沒了銀子，回家去也不濟事。」仍舊挨到

城隍廟裡，向著神道叩頭，哀告道：「小人陳隆方才設誓，已是神明鑒察了。但如今銀子也沒了，板子已打了，只懇求得神明一個報應罷。」於是拜了又拜，果然虔誠。拜了三個多月，神明感應了。

一日，城隍神見陳隆如此懇訴，便叫過掌人間善惡簿子的判官來問，判官稟說：「那李渾做官，只有任性這一件不好，實是不貪財，斷的事多有不明白，前後屈人事體甚多。」城隍神隨喚鬼判道：「他既不受財，不可傷他性命，可將他庫中元寶攝取四百兩，放在我神座之下，待他也受些苦楚。然後將銀還與陳隆，使他醒悟，卻也不遲。事畢之後，叫小鬼勾取張阿牛速死，以為報應。」鬼判領了法旨，早晨李渾正在升堂，只見一陣黑風過處，往他面前經過，風暗中有許多鬼卒，手拿城隍司三個大金字的黑牌，後面一個戴黑襖頭的，手執大簿子一扇，徑往他後堂庫藏中走了進去。李渾大吃一驚，不敢言語。忽見外面報說：「新按院查盤官到了。」李渾出來迎接坐定，眾吏書呈過了文書清冊，庫倉錢糧、米穀總數，查盤看了，即命開庫一一兌過，所缺不多，單單少了額頭四百兩。查盤問李渾道：「這所少之數，如何解說？」若是未經徵收的，這冊子就不該開載在上面了。李渾合口不來，叫過庫吏親問。庫吏稟道：「兌銀上庫，是老爺驗明，親筆封貯，如何少了四百，這個庫吏不知。」查盤說：「難道你官吏相推就罷了麼？是你親筆封貯，這個不乾庫吏之事，是你典守自盜，加罪一倍。也罷，我聞你一向做官清廉，不肯愛錢，只是如今少了錢糧額數，卻也難說，如今限你三日補完就罷了。如三日不完，就來提參解院，到京拿問。」說畢，打轎去了。

李判官呆了半日，果不知是誰盜去。平日又不貪錢，衙裡又沒得賠償，如何是好？隨與眾吏商議，人人不敢做聲，那得這四百兩銀子上庫。李渾入到衙中，將自己衣服首飾、酒器銀帶，收拾也值三四百金，只三日內如何變得銀子出來？到了兩日，只得自己去查盤那裡討情，告求寬限。查盤大怒：「你分明自己盜用了，典守者要加倍罰罪。若三日內無有原數，三日外就要倍罰，共是八百兩了。可知查盤官只要你紙上做數，就白白替你詳文回院麼？」李渾大驚，明知查盤官也要送禮，只得謝罪出來，連連將家資盡行典賣，也有三百多了。還少些，要庫吏湊足，庫吏不肯，延挨了一日，已是第四日了，李渾連忙捧了四百兩銀子，見了查盤。查盤大怒，道：「限你三日，如何第四日才來？我今不究你典守之罪，該問充軍也罷了。只倍罰四百兩助修塘工，立刻解院，如遲拿究。」李渾嚇得魂不附體，另要再湊四百兩時，再沒有了。數日，查盤不見上來，登時寫了一面提牌，單提了李渾上去，問道：「你一向貪污之名，我聞已久了，如何還不自足，還要盜取庫中官物？」撈了一撈子，發落大監之內。故意吩咐獄卒，好生牢固看守，一刻不可放鬆。監禁了半月，受了许多苦楚，衙中妻兒老小、男男女女，日日悲號，那得銀子還官罰罪？查盤又著人來說：「再遲幾日不拿出來，就要解上按院，就要加刑比責了。」

李渾聽了，越發驚慌。受苦不過，忽然想起數月前，曾斷與那張阿牛四百兩銀子，料他不用完，不如借了他的納罪，日後慢慢還他未遲。因哀求獄官道：「你可鬆我一鬆，待我設處銀子與你。」獄吏道：「查盤爺吩咐，不許放鬆。若果有銀子與我，便且寬了你一會兒。」李渾在獄寫了一張借票，又簽了一張紙牌，就央獄卒傳到衙中，著落日原差，拿到張阿牛家裡，立刻借取前銀四百兩回話。差人急急拿了紙牌，走到城外，見了張阿牛說了一遍，阿牛吃驚道：「銀子我用去了，那得來放債？」差人就一把揪住，用索子套了他脖項，道：「庫裡不見了四百兩銀子，可你的你家裡有現銀四百兩，不是你偷是誰偷？好好拿出來，救了李判府罷了；不然，就結你去盜取庫銀的賊論！」阿牛方才慌道：「公差莫怪，你且請坐。」訴說前日果是四百兩銀子，想是那陳隆偷盜庫中的，是便是我賴了。如今被地方眾人知得，死活定要分去了一半，我妻子又不賢慧，他說虧他回復了陳隆，又拿了一百兩到娘家去，我如今只得一百兩放在家裡，未捨得用，如今拿了去罷。」差人道：「四百兩若少一釐也不幹事，就是判爺肯了，查盤老爺那裡也不肯，只是不拿你到官，也便宜你了。」張阿牛聽說道：「不到官就省閒枝，又省受刑罰，只是一時如何湊得起？」因留住差人，自己到各親眷人家，將此苦情說了，寫了若干借票，也借了一百兩；又將身下房屋典贖了五六十兩，有些當頭田地，登時賣盡，也有七八十兩，還少五十多兩，要妻子拿些出來，妻子分文不肯。阿牛說：「你若不肯，連你也就賣了完官。」那妻子道：「你如今也是沒了銀子，賣了房產，變了當頭，我如今又苦苦的定要戀著你怎麼？我有那一百兩藏得好好的，你若賣了我，我就另去尋個作伴，有什麼不好？」阿牛大怒，就叫媒婆領去賣了。幸喜年紀後生，有些顏色，也賣得十來兩銀子。阿牛身怕到官吃苦，只得又將親生一個女兒，有十七八歲了，也賣與人家做妾，倒賣得五六十兩，好有四百之數了。同了差人，拿了銀子，走到獄中，見了李判官。李判官歡喜道：「卻難為你！當時虧我斷得與你，如今也得你銀救急，待我事畢之後，慢慢還你，你可放心！」阿牛忍著變賣的許多氣苦，只得叩頭謝了一聲，自回去了。李渾遂將此銀，急急送與查盤，查盤收了，免其罪犯，登時釋放。

李渾依舊回到衙中。剛剛進得衙門，到了後堂，只見又是一陣風，前日所見的鬼判，拿著城隍司的金字牌，依舊從庫中出來，走到門外去了。李渾又吃了一個驚，道：「是怪事，怪事！我明日須得到城隍廟行香祭獻。」即吩咐禮房書吏，辦了三牲豬羊祭物，次日五鼓，到城隍廟伺候。次早，李渾竟到城隍廟來，兩行燈燭，進廟焚香祭獻，拜了八拜。拜畢，抬起頭來，只見神座之下，露出黃縷袱包一個，明晃晃八個大元寶，擺在上面。李渾看見，驚道：「如何這神座底下有八個元寶？」仔細看時，正是庫中之物。他連連稱歎道：「神明真個靈感。他明知我做清官，道我賠了四百兩，查盤官白白要去四百兩，如今天可憐見，不知從那裡取了這庫內原銀來，還與我。」就伸手過去，取了一個上手看時，只見銀子是庫內原銀，上面卻另有四個大字，是新鑿的。寫道：「銀還陳隆。」李渾大驚，又取了一個看時，也有「銀還陳隆」字樣。八個都看過時，都有這一樣四個字。李渾忽然醒悟道：「是我當日錯斷了那陳隆，誤將他打了三十板，反被那張阿牛哄過，倒把那陳隆銀子斷與了阿牛，如今神明不喜，卻顯這許多靈應了。如今我已受苦過了，阿牛銀子也是照數賠了出來，卻好不去尋陳隆交還與他，更待何時？」隨即便出差人，去各處尋將陳隆來說話，不可驚恐了他。又差人去拿張阿牛來，也只打得三十板子，一時就打死了。

卻說陳隆無日不來廟中拜求報應，這日是李渾來得早，他來得遲，正好走到神前，一眼看見李判官在那裡遣差言語，這李判官也早已看見是陳隆了，等不得叫一聲：「陳隆你來！」陳隆沉吟著道：「難道再要打我三十不成？不然再要我白白送人四百兩銀子麼？他叫我怎的？」一面思忖，未及答應，李判官又叫道：「陳隆，陳隆，我賠償你四百兩銀子在此。」陳隆聽說，走過來也免不得跪了下去，道：「老爺有何事故？」李判官將八錠銀子，一包袱遞將下來道：「神明感應，是我當初錯斷了。如今還了你的，不可怨我了。」陳隆道：「這是府庫錢糧，小人如何敢領去？」李判官又將庫中如何失去，自家如何坐牢，又問張阿牛如何借銀，如何打死阿牛之事，一一說了：「你可再看這銀子上，還有四個字不是？神明叫還你，待還誰哩！」陳隆也暗忖道：「這明明是我終日求神，今朝才得報應了。於是收了銀子，向李判官也叩了一個頭，又向神前叩頭謝了，歡天喜地，拿了銀子，回到家中去了。

這李渾只因一時不曾謹慎，任性錯斷了他人銀子，顛倒賠折了自己家私，還虧平日清廉，神明不曾取他性命，只受了一個月牢獄之苦。那張阿牛黑心，賴了好朋友的銀子，白把地方眾人分了去，自家妻女、房產，私囊都賣了與人，還清了，臨了又被一頓板子打死。可見天理昭昭，良心難昧。奉勸世人，只是各安生理本分，求財為官的人，寧可三思而行，臨事簡點，不可一味任性。正是：

凡事存心要致誠，舉頭三尺是神明。
一粒一毫皆有主，害人自害不相應。

總批：從古英雄皆從戰兢惕厲中來，若看得事體忽略任性，未有不敗者。李判花特小小樣子耳！有大於此端者，更不可不為留心也。